

重点推荐

刘震云长篇新作《咸的玩笑》：
献给内心有伤痕的普通人

12月5日晚，作家刘震云携长篇新作《咸的玩笑》做客樊登直播间，与樊登展开对谈。短短两个多小时的直播，作品售出两万余册，可见读者对其新作的热情与期待。

花三年时间思考，一年时间执笔写就，新作《咸的玩笑》距刘震云上一部长篇小说《一日三秋》的出版已经四年。这四年间，刘震云从未停止对生活日常的凝视与体验、共情与思考，在这部新作中，他用幽默的叙述照见普通人的日常，记录下主人公杜太白在多重职业身份和现实命运起伏中的摸爬滚打。

刘震云在直播中谈到，生活中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困境，当玩笑和泪水融合在一起，这个玩笑就变成了“咸”的。正如书封上的那句话：世上有许多玩笑，注定要流着泪开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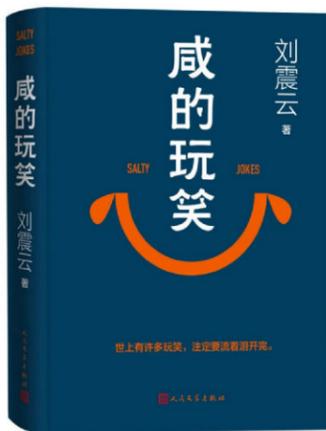
“困境”作为该书的核心主题之一，在当晚的直播中亦多次成为讨论的焦点。面对困境，一个人如何能从中孕育出新的生机？当置身于困境之中，又该如何寻求破解之道？刘震云提出，应对困境需赋予其一段缓冲期，让时间缓缓流淌，坚持，再坚持片刻。

樊登则以自己母亲的奶奶为例，借她之口道出“除了死法都是活法”这一来自生活的朴素智慧，与《咸的玩笑》主旨不谋而合。在刘震云眼中，人生的难题可分为“死扣”与“活扣”两类：死扣是自我设限的心结，而活扣则是随时间流逝而有望解开的结。

自上世纪80年代步入文坛以来，刘震云以犀利的笔触、深刻的观察和朴实的叙事风格备受瞩目。《咸的玩



作家刘震云



笑》在刘震云“写众生”的创作底色上进一步拓展，贴身观察普通人生活中的“难”与“暖”。在刘震云看来，自然科学要极力把这个世界说清楚，哲学同样如此，可是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是无法说明白的，比如咽到肚子里的玩笑

和眼泪，比如人的感情，比如文学。

如果说书中主角杜太白有原型，那或许就是街上行走的每一个人。“玩笑”在生活中处处存在，个人开的玩笑谑而不虐，生活开的玩笑则可能始料未及。“世上的事情，是油然而生的吗？不，世上的事情是突然发生的。”这是《咸的玩笑》中杜太白的内心独白。人到中年，三次看似偶然的风波，却以某种“必然”的方式接连登场，扭转了他的人生轨迹。从中学老师到红白事主持人，再到街头小贩，生活的几个玩笑，使杜太白从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，又变成第三人。

《咸的玩笑》既写生活，也写生活的道理；既写虚构的人物，也看见世上的每个人。刘震云借“杜太白”这一幽默形象，承载了千万人未被言说的困顿，生活的本质就是变化，变化就带来了起伏。正因为这种复杂性，世界不断向前滚动。

命运给杜太白开的三场“玩笑”，为他的生活系上了“死扣”。千万人围看的热闹里，无人倾听、无人诉说的杜太白成了故事的中心点，但也成了最孤单的局外人。小说的最后，杜太白的眼泪流到了嘴里，他咂摸出，泪是咸的。

刘震云用这泪水总结了面对命运时个体心灵真实的咸湿度，也表达出人在面对身处境境之时，要留有“活扣”。

在小说最后，刘震云写下：世界各地，不同的街道上，街上走着的每个人，内心都有伤痕，大家都辛苦了。他将《咸的玩笑》献给每一位在命运“玩笑”中认真生活的人。

据中国作家协会

艺海拾贝

情与放的至高境界
古风、草书与古琴的艺术交响

□刘辉

艺术的魅力，在于以真挚情感为底色，借多元形式传递情绪，最终与受众产生情感共鸣。诗歌里的古风、书法中的草书、传统音乐中的古琴，虽分属不同艺术门类，却在“突破形式、释放情感”上高度同源，共同指向艺术表达的至高境界。

情为内核：三大艺术的共通起点

无论是古风、草书还是古琴，“动情”都是创作的第一前提。创作者唯有让情感在内心激荡，才能赋予艺术形式以灵魂。

古风以文载情，挣脱格律见真意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情采》中说“情者文之经，辞者理之纬”，将情感视为文章核心。盛唐李白《将进酒》，以七言长句铺陈时光易逝之叹，又用短句抒发“同销万古愁”的狂放，句式无定、押韵灵活，情感连贯，气韵贯通。南宋陆游《书愤》，直白叙事藏壮志，咏史抒悲愤，无华丽辞藻却字字含情。二者印证了古风让情感自由流淌于文字间的价值。

草书以笔传情，打破结构显心性。韩愈评价张旭草书“有动于心，必于草书焉发之”。唐代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，开篇工整，随着叙述推进，笔锋颤抖，墨色由浓转枯，笔触凝重，是丧侄之痛的直接投射。北宋黄庭坚《诸上座帖》，以扭曲却有力的线条、疏密交错的字距，融入禅意洒脱，无刻意规整却见平和心境。草书是

创作者情绪的“视觉化延伸”。

古琴以音抒情，随心变奏见风骨。北宋陈旸《乐书》中“琴者，情也”将古琴与情感绑定。古琴曲谱仅记指法、不定节奏，为情感表达留足空间。明代虞山派琴家《平沙落雁》，清越泛音、舒缓节奏，模拟恬淡意境，似陶渊明古风；广陵派琴家奏同一曲，加重按音、延长滑音，多了苍凉，似杜甫沉郁心绪。古琴“音随情变”，与古风、草书本质相通。

破拘求放：艺术境界的共同追求

古风、草书、古琴的高明，在于不被规则绑架，主动突破形式桎梏，让载体为情感服务。

古风破格律，为情感留足表达空间。格律诗需严格遵守规则，古风却可灵活调整。李白《将进酒》中“君不见”反复咏叹，打破“避免重字”规则，让慨叹更具冲击力；陆游《书愤》中“楼船夜雪瓜洲渡，铁马秋风大散关”，虽有对仗雏形，却不刻意追求，以场景叠加传递壮志，情感更真实。

草书破结构，让笔墨成为情绪延伸。楷书讲究结构平衡，草书可随情感重构字形。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中“痛”字，笔画舒展与紧凑，外化内心痛苦；怀素《自叙帖》中“狂”字，线条缠绕，是“狂来轻世界”心境的视觉呈现。草书让笔墨成为情感的“延伸手臂”。

古琴破曲谱，用技法传递即时心

境。古琴演奏节奏、力度随演奏者情感调整。奏《广陵散》传递“侠义之怒”时，加强“拨刺”技法力度，琴声如刀剑交锋；奏《潇湘水云》抒发“家国忧思”时，延长低音区散音、放缓节奏，琴声似云水迷蒙。古琴“技法随情感调整”，与古风、草书逻辑统一。

情通艺通：跨越载体的艺术共振

人有七情六欲，喜怒哀乐是共通人性底色，这是古风、草书、古琴能跨越载体产生共鸣的核心纽带。同一种心境，可借不同形式传递；同一种情感，能在不同历史时期作品中找到呼应。

狂放之境，盛唐李白以古风抒发豪迈，怀素以草书释放疏狂，古琴《广陵散》演绎侠义，三者虽载体不同，却都迸发出“狂而不妄”的生命力。

悲怆之境，中唐杜甫以古风暗藏战乱悲苦，颜真卿以草书显丧侄之痛，古琴《潇湘水云》诉家国忧思，它们不刻意渲染悲伤，却让“痛”藏于细节，于平淡中见深沉。

恬淡之境，东晋陶渊明以古风显闲适，近代弘一法师以草书藏淡泊，古琴《平沙落雁》传悠然，它们摒弃繁复形式，以“简”载“静”，让平和心境穿透时光。

正如《乐书》所言“乐者，心之声也”，古风以“文”为声，草书以“笔”为声，古琴以“音”为声，声不同，心却同。创作者注入真情，受众感受情感，便完成了艺术最本真的闭环。

资讯播报

★《十月》年度中篇小说榜(2025)颁奖典礼在云南昭通举行。12月6日，由中国作协社联部指导，《十月》杂志社主办、昭通市文联协办的《十月》年度中篇小说榜(2025)于“十月·昭通文学周”活动期间揭晓。刘汀《富贵如云》、张翎《赤道之渡》、李修文《到祁连山去》、陈崇正《英歌饭》、全勇先《秘密》(按发表时间为序)5部作品上榜。《十月》杂志创刊40多年来，始终主打中篇小说办刊特色。《十月》年度中篇小说榜始于2019年，旨在评出并奖励本年度国内发表的中篇实力佳作。

★第十届上海国际诗歌节开幕。12月6日，以“AI时代·诗歌之道”为主题的第十届上海国际诗歌节拉开帷幕。在为期4天的活动中，中外诗人汇聚山城，通过朗诵、对话与研讨，探寻技术洪流中诗歌的位置与声音。在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，诗人们如何看待这场技术革命对创作的冲击？“所有诗人都在思考，我们的写作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应对这个时代的变化。”上海国际诗歌节艺委会主席、诗人赵丽宏说：“但大家的看法其实很一致。AI是一种技术革命，它不可能取代有个性的、有情感的、独特的、发自灵魂的那种对人性、对世界、对生活的看法。”

★著名作家毕飞宇天津开讲：解构小说中的“我”。日前，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“文学大家面对面”活动在天津市作家协会举办。活动特邀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著名作家毕飞宇作题为《什么是小说里的“我”》的文学讲座。讲座中，毕飞宇以小说里的“我”为切入点，展开了一场横跨电影与文学的艺术思辨。他从电影技术的发展历程谈起，逐步牵引到文学的演进脉络，并结合哲学与心理学视角，探讨虚构与真实、存在与幻想以及“向外”与“向内”在文学中的关系，引导听众深入思考叙事主体与文学形态的演变。

